



# 古镇铜匠

□ 乐心

江南市井风俗图中，民间铜匠是一个亲切的存在。还记得年少时猜过的谜语吗？一粒大麦两只脚，饶你一世猜不着。这个谜语给现在的孩子去猜，估计想破脑袋都猜不出来，谜底是铜钉。因为他们没有见过铜瓷。铜瓷，这门古老的民间手艺，在时光流年中几近湮灭，幸好，在古镇周铁，还能见到。

(一)

横塘河畔，周铁镇千年古银杏树边，有一个叫紫怡居的铜匠铺，门面不大，只一间平房。铺子内，一个大的“铜”字写在门帘对开处的缝隙间，正好与左上方“修复美学”四个字相呼应。铺子外墙上有一幅手绘图，画的是一位老铜匠，背景是古银杏树。很多人说，这画上的老铜匠是小铜匠的师傅。小铜匠王耀辉很和善，笑眯眯地说：我师傅是当地最有名的一位老铜匠，今年89岁啦。

老铜匠叫钱洪苟，模样瘦削，个子不高。从前他挑着担子，走村串巷，一声短一声长地吆喝着：修锅搭碗，要修锅搭碗否——他的担子，一头是带抽屉的小木柜，内装金钢钻、小锤子、小钳子等工具，担子后面是一个小风箱。那时候，老百姓家里普遍穷，碗、缸、锅破了，舍不得扔掉，修修补补继续用。老铜匠将担子歇在避风处，拿出一张马扎，坐定后，膝盖上放一块厚布。接下活，他先将破碎的瓷器拼好，用细绳绑住，双腿夹着。铅笔在破损处画上线，然后拿出一张竹弓。弓上缠绕一个金钢钻，两手来回拉动弦弓，对着破口边沿钻眼。随后将铜钉嵌入，小锤子敲打拱牢，涂上自制的油灰。器具修好，用起来滴水不漏。锅碗补钉，一个搭钉收一分钱，一只碗假使有六个搭钉，就是六分钱。老铜匠早出晚归，一天赚七八块、十来块钱，开心得不得了。他没有儿子，养了六个千金，一家

人全靠他做手艺吃饭。后来，修锅搭碗补钉的生意冷了下来，为养家糊口，他转行爆炒米。一只手拉风箱，一只手摇动着铁家伙，响铃啊，砰的一声，白烟雾中米花香弥漫了街巷。

(二)

当地有好多铜匠像钱洪苟一样改行，工具收拾起来，担子劈了当柴火烧。他们断定这门手艺从此没有人再愿学，学了也没用场。然而，世上的事千回百转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人找到钱洪苟，说要跟他学铜瓷。老铜匠上下打量了对方一番，劈口就说：“我二三十年不做这个活了，你去找饭碗，最好寻找来钱快的行当。”

几句话就把对方打发走，但年轻人并不气馁，过几天又去，诚心诚意地说：“我在部队当兵时，看到驻地附近有铜瓷的人，看着看着就喜欢上了这门手艺。退伍回家后，我到处打听铜匠，遗憾的是，有好几个老铜匠离世了，好容易寻到您。我不单是寻行当谋生，主要是有兴趣学。”

唉！这门手艺眼见就要失传，很可惜。如果能传下去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。老铜匠叹了口气，最终被年轻人的诚意打动，答应收徒弟。他把捆起来的工具拿出来，教年轻人基本的铜瓷技巧。时间是：2001年5月。

(三)

这个年轻人就是现在的小铜匠王耀辉，拜师时23岁。一脚踏进门槛，浸润进去，他对这门手艺有了全新的认识。简单的传承，是跟师傅一样，修补碗、缸，在破损处打补丁。但这样的传承没有生命力，因为时代不同了，再惜物的人家也不会将破碎的碗留着修补，再穷的人家日常用水也不会用水缸。

从前的铜匠和今天的铜匠，在铜的物件和铜的意义上，显然有很大的区别。跟师傅学会基本技巧后，必须寻找新的支点。王耀辉仿佛听到时光深处传来的叮叮当当声。

铜瓷技艺，最早可以在《清明上河图》中找到踪影。而关于铜瓷的传说，王耀辉最感兴趣的是，清末有个叫李广德的铜匠，手艺非常高超。凡是陶瓷器皿，破碎了只要不缺，经他巧手一铜，不但无损于器皿的美观，还能增加它的艺术身价，成为一件艺术珍品。传说，有人为收藏他铜过的器物，竟不惜将新买的宜兴紫砂壶装满黄豆，加水重压，让黄豆发胀后把壶撑破，然后请李广德用白铜子去点缀破纹，在壶上镶嵌金丝蛤蟆、古铜钱、二龙戏珠、刘海戏金蟾、狮子滚绣球等花件。拥有一件他铜过或镶嵌过的器皿，人们无不视为珍宝。这个故事让王耀辉很迷恋。他决心把铜瓷上升为修复美学，这需要匠心，更需要耐得住寂寞冷清。

铜匠铺不是热门的店，有时几天接不到一个活，他不急不躁。有人辗转找到他，他接下活，安然笃定。他的操作台上，几十件不同的工具：钉和钉脚的尺寸、角度，取决于物件的大小和胎壁厚薄，由匠人临场发挥。有个杭州客户寻到紫怡居，将包里的紫砂壶碎片拿出，反复说，这把紫砂壶很珍贵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礼物。壶已用了好多年，养出了包浆，有了生命的气息。因不小心摔破，他心疼得要命。小铜匠接下活儿，将碎片放桌上，小心拼接。瓷片是平面的，原物件是立体的，还原修复要有想象力。拼接、定位、钻孔、上铜钉、补缝、打磨。根据裂纹的走向，他打了三十六只铜铜钉，其中铜出一朵梅花钉。几天后，主人将修好的茶壶捧在手里，端详了一番，喜出望外，连声说好！好！这一个

好字，让王耀辉非常有成就感。

送到铜匠铺的器物，不是有裂纹，就是破碎的。好铜匠得有好心态，正视残缺、化解残缺。器具如此，生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有一天，紫怡居来了一位无锡客户，她有一只手镯是结婚时的定情物，后来老公患病离世，当她想念爱人时，抚摸着这只手镯，仿佛爱人还在身边。可是有一次，手镯掉下来不小心摔裂成四段。女人捧着碎片，如捧着破碎的心。接下这件活，王耀辉用银做花片，加以纹饰包嵌，修复好的手镯漂亮又结实。

(四)

千年银杏树，绿了，黄了，一年又一年，小铜匠转眼成了中年人。人们发觉，四十几岁的王耀辉，一点不见老，与同龄人相比，他身上少了浮躁，多了从容和静气。精细的手作，需要内心的平静。这是一门孤独的手艺，浮躁不得。他的紫怡居工坊静得很，小锤子的笃笃声清晰，有外地游客来古镇，会探头张望一下，看到他专注的神情，好奇地进来观看。他抬起头，友善地朝人家笑笑，如果对方向恰好对铜瓷有些了解，他很乐意与人聊聊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老铜匠纷纷改行，师傅到他这一辈，中间已断了一代。如果他学这门手艺，地方上铜瓷技艺也许就失传了。现在他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门工艺，通过网络传播铜瓷技艺，拍视频、发抖音，让人直观地感知，铜瓷是一门修复美学。令人欣喜的是，铜瓷这行业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开始回暖，已有院校与他联系，商议开设校外课堂。不久前，他捧回了宜兴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牌子。他觉得，这块牌子不属于他个人，属于古镇二代铜匠的守望。



五彩缤纷的向往

顾炳龙摄

# 三个单身汉

□ 周旭

老黄大名黄志冲，原是一家刊物的编辑。人很瘦小，个头在一米六五左右，除了夏天，鸭舌帽常年不离头。他的两眼炯炯有神，是个一天两包烟的老烟枪。还有来自滨海县的程玉松、东台县的关宁，我们四个人是在1989年11月29日同一天来到省里报到的。

老黄为人耿直，思想很有深度。我和程玉松，还有他，三个人同住一个房间。到了晚上，各讲各的好玩的故事，你讲完了，他讲，他讲完了，我讲，接龙讲。讲到关键的地方，讲的人自个儿先是声嘶力竭地笑，然后两腿在被窝里敲击床铺。其他两人似乎也从故事里发现了隐藏的哲理或玄妙的意义，发出咯咯咯鬼鬼祟祟的笑。讲着笑着，笑着讲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，直至某个人鼾声的波浪微微泛起。

那个年代，正是卡拉OK和交谊舞兴起的起点。到了晚上没事的时候，三个单身汉在宿舍开舞会，没有女舞伴也没有音乐伴奏的舞会。三个人轮流上场抱着对方都是骨头的身子跳，嘴里喊着一二三、一二三，咚锵咚、咚锵咚，下面的脚步跟着口令迈起来。这是中三之字步，身子斜过来再斜过去，斜过来再斜

过去，跳着跳着把对方视为描着口红裙子曳地的女郎，激情澎湃，汗水在眉间滚落。如果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、一二三四，这是跳慢四。重重的脚步在水泥地上来回地蹭、刮、拖、拉、扫、拽。我们楼下不是住户，否则是受不了的。

对舞蹈，三个人都是大姑娘坐轿子——头一回。以前是一点也不开窍的。我们之所以如此勤奋，是为了一旦集体有此活动，上台能够走两步，不至于冷落了自己。

除了跳，还有唱。那个年代，你随便走在大院，或者走在大街小巷，猛不丁有个骑车的小伙或者姑娘，哼着歌，摇头晃脑地悠然通过。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《一无所有》《鼓浪屿之波》……不管原先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主唱的，我们都唱。三个人当中，黄志冲的嗓音最好，因为抽烟，他出口有一种浑厚深沉的烟酒嗓子的韵味，节奏把握得也恰到好处，豪迈的气概、英雄般的激情、美妙的旋律透过窗户在大院的夜空久久回荡。

有一次下乡调研乡镇企业，我们三个同分一组。在回南京的路上，三个人在小车里放开嗓子吼唱，唱了一首又一首，近乎口干舌燥。南通的口音，滨海的

口音，泰兴的口音，三地口音在每一首歌里杂糅融合和爆发，遗憾的是驾驶员没有吹口哨，也不知他不会吹，否则，手中的方向盘悠然转动，窗外美丽的江苏大地和电线杆刷刷地往身后抛去，这像不像某个电影里的镜头？

开头说过老黄为人耿直，某天下午，他告诉我们，他的初恋就在南京，而且约定今天晚上在夫子庙见面。我问，这是什么时候的初恋？他说，是1978年读大学的时候。屈指一算，已十多年没有谋面矣。我说，那快快去。老程说，既然多年未见，这次相见，总要倒伤倒伤的。我说，必须的，老黄。老黄当然是满含着期待，午休过后，他把自己的皮鞋擦得锃亮，那时的天已经凉了，他把旅行包里的灰色围巾拿出来，对着镜子，郑重地围挂在自己筋络触目的脖子上。印象中老黄那天穿的中山装，不是西装。鸭舌帽戴着不误。下午，我和老程上班，他则兴冲冲地见面去了。

到了晚上10点钟，我们加班回到宿舍，房间黑灯瞎火的，老黄还没有回来。打开日光灯，噢，老黄床前摆着一双泛着光的皮鞋，但床上不见老黄其人。我和老程开玩笑，黄志冲见到曾经的恋人估计是激动极了，去秦淮河

边散步了！

散步个啥！老子回来了！黄志冲突然从被窝里跃起来，面对我们摇头叹息，唉，不谈了，不谈了。然后目光像熄灭的烟火，暗了下去。

我和老程大感意外，说，老黄你慢慢讲。

老黄说，到了茶馆，两人从见面那一刻，就像久别重逢又像陌生人一样，她的头发也没有以前那黑而秀了。

我们都不说话。

老黄又说，才10多年，她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？

我说，你在对方心目中，恐怕也是大变，现在是个瘦小干枯的老头子了。

他说，是的，印象是彼此之间的。由于与预期相差太大，所以我们都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灵魂深处自然而然地反应。

老程问，你们总得互通近况吧？

老黄说，说也说了，但话不多，倒有些拘谨了！喝了两杯茶，早饭后告辞了。那一夜，没有鼾声。

# 走市客

□ 颜巧霞

小镇的街道上，除却逢年过节，素日通常是冷清安静的。突然有一天，在暮晚时分，街道上凭空多了些布棚子，棚子摆成一长溜儿，里面灯光璀璨，人影憧憧，有音乐四处流淌，远远看去，似真似幻，颇像海市蜃楼。小镇人抱着看看真切的心，三步并作两步走近去，是一些外乡人在摆摊，真不知道他们是何时悄然来到小镇，并在清清的街道上安营扎寨？

这些外乡人也许可以称为“流动的摊贩”，但我嫌这称呼轻慢。每一个凭着双手认真生活的人，都值得敬重。我在心里尊他们为“走市客”。看到他们，我会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篇文章《麦客》。麦客，即在夏收时节帮老乡收割的另一群乡民。他们是过客，到了异乡就三五成群地聚拢在乡镇里阴凉一些的地方，等着被雇用。总而言之，是一群到异乡讨生活的人。

彼时，村庄上我的父辈们，都去异乡做过“麦客”。麦子熟时那几天，父母亲就像打仗一样，日做夜做，一刻不停歇。父亲等家里的麦子上晒谷场后，便把翻晒之类的收尾农活留给母亲，他和村庄上身体健壮、臂膀有力的叔伯们去邻村异乡做“麦客”，赚得辛苦钱，给孩子做秋季学费或者存起来砌房子。村庄上人家的日子，在父辈们的吃穿用度上，越来越好。

在走市客那儿，已经看不到当年麦客的艰辛和凄苦。他们进入小镇的工具一目了然——大卡车。一辆辆卡车像忠心的家犬，一字排开，乖乖地伏在路边，守护着不远处的主人。大卡车的主人正神气活现地忙着做生意。

南街街北，走市客们把店铺对峙而摆。北面迎头的店是木砧板店，可看清年轮印记的结实木段，被切成了厚薄不等的木砧板，待价而沽，等着小镇的媳妇们慧眼识珠。一路逛过去，有裤子店、毛线衣店、床上用品店、塑料制品店……北面扫尾的店是花卉店，种在瓷花盆里的花儿争奇斗艳，绿叶绿郁葱葱，新鲜得好像还长在土地里，仿佛从来没有离开故土迁徙跋涉过，让人不得不惊叹，佩服长途搬运它们的主人的精心。

街南打头的店是一家手机用品店，店主是两位青年，一男一女，穿着时尚的情侣装，头发挑染了前卫的酒红色。手机用品店旁边是一家儿童服饰店，店里有各种各样造型可爱的衣服。店主是一位清目秀的青年女子，她在店前摆了张活动桌，摆下三五个冷盘菜，两瓶啤酒。我在她店里一圈没逛完，抬眼去看，活动桌前已坐上三名男子，两个女子，当街吃喝起来，如在家中般泰然自若。我感叹他们天地为席，当街饮酒的豪气，也感慨他们作为走市客的人生。

陪在身旁的先生说，走市客们悠闲神态的背后，其实也藏着生活的重负。他们大多有经商才能，然而在各自的城市却没能拥有用来做生意的固定商品房。先生突然提起我们的一位初中同学：“你还记得他吗？瘦高个，能说会道！”我想起他，彼年，我们是一个村庄的人，同样出生于农家的我们，父辈们当年都做过“麦客”。虽然一直在努力，但他的农民父亲没有能力为他在小城里买上一间商品房。喜欢做生意的他，就靠自己。他和妻子买了卡车走南闯北，走乡串镇去做生意，他曾告诉我先生，钱是挣得到的，只是苦了孩子，常年见不到爸妈！等挣个几年，就去小城镇买个小小的店铺，守着老人和孩子过安稳的日子。

听了同学走市客的故事，我对那些来我们小镇的异乡人更心怀敬意。我仔细辨认着昏路路灯下，车上的汽车牌照，有的写着“豫”，有的写着“鲁”，还有的写着“皖”……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。

看着他们忙碌或寂静的身影，我心上波澜横生，不论岁月怎样变迁，在时代的巨轮上，接力着生命的一茬又一茬的人们，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一种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方式。

